

李奇峰余惠芬60年代大老倌

文藝動態

Culture and Arts

粵劇情深兩代人



▲李沛妍氣質優雅，天生正印花旦相



▲李奇峰、余惠芬、李沛妍一家三口合照

在粵劇界，兩代人從事同一行業並不奇怪，但是，如李奇峰、余惠芬、李沛妍這一個粵劇家庭，上一代千方百計離開粵劇舞台遠赴他鄉改操別業，下一代卻在有無數選擇之下堅決重返父母當年放棄的舞台，其間的因緣際會和酸甜苦辣，不僅反映了一個時代的變化，同時更見證了粵劇這一傳統戲曲藝術未來的發展道路和更替興衰。

大公報記者 葉中敏 圖文

李奇峰和余惠芬，都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本港粵劇界的中堅分子，活躍於粵劇舞台，也參與電影拍攝，經常和「艷陽天」、「非凡響」、「大龍鳳」、「仙鳳鳴」等巨型班合作，擔任「六柱」中的文武生、小生及二幫花旦角色，雖非大紅大紫，但牡丹綠葉，也備受班主、同業器重和觀眾歡迎，「台腳」頻密，不愁演出。

余惠芬是芳艷芬首徒

說起入行經過，李奇峰因父親是戲班班主和編劇，自幼在戲院出入，長大後很自然就加入了粵劇這個行業，不久便已躋身文武生行列；而余惠芬的入行經過則比較曲折，她原名余群英，父親是一名教師，家境比較困難，經常與同伴小姐妹到片場找些「丫環妹仔」的角色，也可賺些錢幫補家計。當時，有「花旦王」之稱的芳艷芬，紅透半邊天，經常忙得團團轉，一天，老演員馬笑英對她說：「你叫忙，不如收個徒弟幫吓手啦」，芳姐也點頭稱是，馬笑英便立即把群英帶到芳姐跟前。芳姐替群英改藝名為余惠芬，從此只要是芳艷芬的演出，就必有余惠芬的份兒。

美加登台萌移民轉行念

上世紀六十年代，港粵劇班常往美加等地登台，余惠芬、李奇峰經常隨團走埠，不久兩人便成了情侶。這個時期，李奇峰想得很多，一方面自己快要成家立室，另一方面，對美國社會長期觀察的結果，他感到那是一個讓人可以平等相處的地方，那怕是開的士、當看更，也不會有人瞧不起你，再對比當時香港社會環境及粵劇戲行的前景，他和余惠芬兩人作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三個決定：結婚、改行、移民。

移居美國紐約之初，李奇峰先是經營一家小型製衣廠，由於工作勤奮、力求上進，不久製衣廠便由小做大，而且業務也慢慢擴展到酒樓、地產方面，生意越做越上軌道，生活也變得越來越安定和豐裕了。

被寶貝女兒嚇到「暈低」

李奇峰、余惠芬移民美國及婚後不久，女兒沛妍出生，夫婦自是視若掌上明珠。李奇峰是一位傳統「舊派」人物，眼看不少華子女在美出生長大後一口英語，不肯說中國話，感到十分不是味兒，他不想女兒也變成「竹昇」，在再三商量後決定由妻子把女兒帶回香港，回娘家居住，讓沛妍讀到小學畢業，中文打好根基，再到美國升學，而他自己就當「太空人」，紐約、香港兩邊跑。

沛妍四歲隨母回港後，入讀幼稚園、小學，一直在瑪利諾女校讀到F.2那年，媽媽決定帶她返回美國一家團聚。

不幾年，沛妍中學畢業，考取了著名的衛斯理女子大學，與歷史名人「宋家三姐妹」成了「世紀校友」。轉眼四年大學畢業，沛妍進了一家電腦公司工作。

然而，有一天，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，沛妍突然一本正經的跟父親說要和他「開個會」，坐下就說：「爸爸，電腦公司的工作我不幹了。」李奇峰一聽，心還以為什麼大事，原來就這麼一件小事，不幹就不幹好了，「爹地媽咪又唔係你搵錢養。」但接着沛妍說出的話，卻令李奇峰嚇得差一點由椅子掉到地上。

「爸爸，我決定返香港，報名讀演藝學院，我要做大戲！」

李奇峰自編教材教女學藝

對女兒要學戲這個想法，李奇峰第一時間的反應當然是大加反對，當年父母好不容易才放棄舞台生涯，移民來到美國改行和定居，如今女兒名牌大學畢業，多少「好工」可以發展，為何卻要「返轉頭」再入戲行？而且學戲的道路十分辛苦，肯學也未必成材。但經過一番爭拗，沛妍仍不改初衷，最後父女約定為期一個星期的「冷靜期」，大家都「想清楚」再說。

這時，夾在中間的母親說話了。一來，余惠芬愛女心切，用李奇峰的話說就是「乜都就晒佢」，二來，余惠芬向丈夫分析，如今時代不同了，今天學戲出路可以多元化，未必如以前他們那一代那樣狹窄和辛苦，而且，女兒一向喜歡文學藝術，做父母的應該尊重其意願，不應橫加阻撓，而且女兒性格很「硬頸」，阻也未必阻得了。

結果，李奇峰只好讓步，同意讓沛妍回港，但開出一個非常特別的條件，就是由他自己教女學藝，不必入讀演藝學院。為父的自小由戲行出身，完全明白演戲是什麼一回事，還用假手他人來教女學戲？而且，「學院派」教的東西多是理論化，與真實的舞台演出是兩回事。沛妍也答應了。

就這樣，李奇峰自己編了一套為期四年的粵劇教材，由壓腿、圓場、水袖等基本功教起，還請來專業的「頭架」、身段老師教唱腔、發聲和做手，文武雙管齊下，而沛妍也全心全意專注學藝，刻苦用功，一日比一日進步。

二〇〇七年，香港康文署決定重演青春版白名劇《帝女花》，公開招聘遴選飾演長平公主和周駙馬的青年演員，沛妍挾四年艱苦學藝成果回港應考，一試中的，長平公主的演出大受好評。果然皇天不負有心人，從此沛妍留港發展，在舞台上嶄露頭角、光芒初現，不負父母栽培期望、不負自己多年努力，成為香港粵劇舞台上一顆耀目的新星！

▲與衛驥輝（左）合作演出



▲李沛妍扮相秀麗



▲四歲的小沛妍「樹熊」抱着爸爸李奇峰，旁為母親余惠芬



▲李沛妍便裝近照，清純樸素

美國衛斯理女子大學學士 李沛妍：我要證明粵劇不老土

本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，李沛妍和另一位新進花旦鄭雅琪，得到「劍姐」龍劍笙的提攜，參加文化中心「任藝笙輝念濃情」的演出，分別和「劍姐」合演《牡丹亭驚夢》和《紫釵記》兩齣任白名劇。對一位新人來說，這是一次「考牌」的演出。

評價女兒三方面優勢

問李奇峰，撇開爹地身份，如何評價沛妍？奇峰叔笑說，沛妍確是有很好的條件，一是「有聲」。粵劇演員最緊要「有聲」，「有聲」就什麼都不用談了；二是沛妍「讀飽書」，有良好文化根基和理解能力，演戲懂得分析劇本和人物；三是經濟上沒有壓力和負擔。但最終成材不成材，還是要看個人努力和造化。今日身為八和會館和「粵劇戲台」負責人的李奇峰，對女兒成長之路從不會倚仗人脈關係或財力「使橫手」相助。

小時不敢說喜歡粵劇

事實是，沛妍走上父母的從藝道路，絕非偶然。回港讀小學期間，她有機會隨媽媽睇大戲，對五光十色的舞台和漂亮的戲服早已感到十分吸引，回家便會披上絲巾模仿一番。沛妍認真的說：「其實我唔係後來才決定學戲，我係四歲已經有呢個決定！」小妮子真是天真坦率得可愛。

但是，小沛妍一直只能把這個念頭埋藏在心底，一來要讀書，二來，在當時的英文女校，說自己

喜歡粵劇大戲，是要被同學們取笑的。直到返回美國進入衛斯理女子大學之後，沛妍在芸芸學科中選修了中國語言和文學，而中國的唐詩宋詞和元曲雜劇更令她如痴如醉，衛斯理大學圖書館館藏東方部分十分豐富，她在那裡讀到了《六十種曲》等戲曲古本，更堅定了要從事戲曲藝術工作的決心。

當時，她又認真閱讀了著名編劇家唐滌生根據元明雜劇改編的粵劇劇本，如《牡丹亭驚夢》、《紫釵記》、《再世紅梅記》等，令她深深感受到內中劇情、人物和詞曲之美，真正優秀的戲曲藝術作品並不是曲高和寡，而是可以做到雅俗共賞、深入人心的。這時，她已經下定決心，畢業後便返回香港工作，當一個全職的專業粵劇演員，「我要用行動證明：粵劇絕不老土！」

大學畢業論文，她選定了以粵劇為論文題目，教授不解問她，什麼叫做Cantonese Opera？經沛妍解釋後，教授說，有朝一日你成為粵劇演員，一定要回到學校來演出，讓我們看看粵劇究竟是什麼一回事。

果然，在回港加入粵劇團之後，沛妍年前抽空回到「衛斯理」母校，在那裡演出了《牡丹亭驚夢》的《幽媾》等折子戲，還舉辦了講座和工作坊，逾千師生踴躍到來看戲和聽講座，反應十分熱烈。這是這所百年名女子大學頭一次有廣東大戲演出。

更難得的是，在「衛斯理」的演出中，李奇峰

親自粉墨登場，特邀當時還健在的香港名編劇家「德叔」葉紹德寫了一齣新戲《花木蘭》的代父從軍一折，實行「台上台下兩父女」，也象徵着沛妍代父延續粵劇藝術薪火，真是別具深情和深意。

萬千寵愛仍不驕不餒

今天，正在藝術道路上茁壯成長的李沛妍，可說「萬千寵愛在一身」，自己個人條件好，特別是氣質十分出眾，戲行有句老話，「一看便知是企中間還是企兩邊」，沛妍站出來便已經是「正印花旦相」；加上身邊有一大堆看着她長大、對她愛護有加的前輩叔伯阿姨，對她時加指點。如「阿姐」汪明荃和羅家英是她的契媽和契爺，契媽會帶她往杭州觀摩上海越劇，對演戲的感情表達更提供了不少意見和輔導。

還有大老倌尤聲普，人人都叫一聲「普叔」，但在沛妍口中卻有一個十分有趣的稱呼，叫做「咬鳴伯伯」，原來小時候有一次沛妍隨母親往後台玩，那天剛好尤聲普演出《霸王別姬》，開「大面」，橫眉豎目、十分兇惡，小沛妍一看便嚇得大哭起來，而自此之後尤聲普在沛妍口中也就成了永遠的「咬鳴伯伯」。

同樣，著名「唱家班」演員梁素琴，早已息影多時，一般不肯輕易將藝術示人，但對沛妍也另眼相看，月前在紀念其故父梁以忠先生的《八大曲》演出中，沛妍演出《六郎罪子》中「小穆瓜」一角

，便是由「琴姨」「手把手」親授，可說十分難得。而沛妍的偶像是「仙姐」白雪仙，誰在她面前說一句「仙姐」不好，她會和你「死過」。

今天的李沛妍，藝術生命已經綻放光芒，前途一片光明，但她仍一本認真勤奮、不驕不躁的本色，對演出全力以赴、一絲不苟。小妮子而且「人小志不小」，她心中有個宏願，就是有一朝一日，「演而優則編」，她也要像前輩名家唐滌生那樣，編寫出一些膾炙人口、歷久流傳的粵劇劇本來！